

在济阳楼 邂逅诗魂

■夏涛

每每驻足济阳楼前,总有一缕诗魂轻叩心门。风穿檐角,低语如时光呢喃——蔡其矫先生临终归乡遗愿成真,骨灰安然安放于母亲墓旁的凤凰木下。这场肉身与灵魂同归故土的圆满,让他不再只是纸页间被追忆的诗人,而化作一座可触可及、可供后人邂逅诗意的精神原乡。

古往今来,诗人灿若繁星,半生漂泊、终得魂归桑梓者却寥寥无几。这绝非偶然,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宿命奔赴:辗转半世的诗魂,终与血脉相连的故土完成迟来的重逢。

1918年,蔡其矫生于晋江紫帽镇园坂村,8岁侨居印尼泗水,少年时归国求学,青年时期奔赴延安投身革命。他的一生恰似奔流的长河,自闽南故土启程,流经上海、延安、北京,历尽世事沧桑,终又回流生命原点。半生辗转,让他的笔尖凝结着对故乡的深情回望:写烽火家国,写海洋史诗,写壮游心境,写纯粹爱恋。世人赠他“海洋诗人”“诗坛独行侠”等诸多美誉,可诸多头衔,都不及他“一生向乡,故土以楼相候”的深情动人。

百年济阳楼,是诗人晚年最深的牵挂。每一次壮游归来,楼内便漾起琅琅诗声,如迎远行游子。二楼书房依旧保留旧日模样:书架齐整,书桌素净,老照片泛黄泛暖,默默诉说着往昔诗意时光。我不禁遐想,暖阳斜照的午后,他伏案落笔,将满腔眷恋化入墨痕深处,诗魂便藏在一笔一画之间。楼前凤凰木的清香与墨香交织,恰如《波浪》中“对水藻是细语”的温柔,成为诗魂最真切的具象。他在母亲墓前亲手修建公众花园,栽花植木,既是缅怀至亲,也是与漂泊半生的自己温柔和解。

在济阳楼,我邂逅的不是远去的身影,而是与老宅共生、与故土相融的诗魂。

2007年诗人长眠于凤凰木下,书房陈设分毫未改,仿佛他只是暂时外出采风,片刻便归。生前他年年跋涉归乡,如今终得扎根故土,那句“我想回到福建去,那里人更亲”的朴素心愿,就此圆满。

踏遍名山大川的他,为何对归乡有执念?我想,答案就藏在他对母亲人骨的眷恋里。这份亲情绵延成对故土深沉的爱,厚重胜江海,朴实如泥土。他以笔墨描摹故乡风物、传承乡土文脉,被盛赞为“福建文坛最眷恋故土的诗人”。他用一生印证:诗心纵行天涯,终要回归血脉相连的根脉之地。

他的诗篇,是这场诗意邂逅最珍贵的信物。《肉搏》以战火淬炼铮铮风骨,《波浪》以沧海书写不屈气魄——“对水藻是细语,对巨风是抗争”,既刻于墓碑,更烙入人心,成为诗人独立不屈的灵魂宣言。晚年病重,他仍心系未竟的海洋史诗,惦念海上丝绸之路与民族英雄郑成功。这份赤诚与痴狂,让诗魂在济阳楼永远炽热鲜活。

诗人离世近二十载,济阳楼已辟为诗歌馆,列为文保单位与教育基地,蔡其矫诗歌研究会成立,诗歌节相继举办。稚嫩诗声穿越时空,将对故乡、海洋与生命的热爱洒遍园坂每一寸土地。

济阳楼因诗人而成为不朽的诗魂坐标,诗人的灵魂也因这座楼而落地生根。这不仅是一人与故土的宿命约定,更是世人对精神原乡永恒追寻。我无数次驻足济阳楼前,每一次,都与诗魂不期而遇。原来他从未离去,始终与这片深爱的土地同在,在每个驻足者心田种下诗意,静待岁岁花开。

探寻泉州的街巷

■刘佳煌

关于泉州的街巷,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句——“半城烟火半城仙,不负人间好春光”,意思是城市中既有热闹繁华的烟火,又有信奉神仙的宗教。“不负人间好春光”则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,劝君珍惜当下,不负时光。

而我觉得,那些泉州的街巷,从陌生到熟悉,不断探索,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我对于泉州市区的印象,是从18岁开始逐渐清晰起来的。高考之前,我是纯正的小镇姑娘,窝在镇上没怎么出去过。读书的时候也是,除了教室,就是餐厅、宿舍,三点一线。

后来,高考结束,我有了大把空闲的时间。

我开始频繁坐公交去市区,一般是西街、浦西万达、城东中骏世界城等等。记得之前在杂志上看到一个题目——《火车路过所有城市》,惊艳了我良久。只是,我很少坐火车,一般的交通工具是公交车,如果改为《公交路过所有市

区》,似乎差了点感觉。

因为不太熟悉市区的街巷,上大一的我还出了个洋相。那时候舍友因为要做一项作业,需要来泉州市区采风。作为唯一的泉州人,自然是我带路,可是我其实也没有多熟悉西街,但还是硬着头皮带着她们过去了。

果不其然,我带错路了,舍友跟着我在一条街巷绕了很久,现在想起,我也不知道自己将她们带去哪里了。更惨的是,别的宿舍同学已经逛完西街要回学校了,那个带路的人并不是泉州人。

作为本地人的我,笑得有些尴尬。一个舍友脱离了我们的队伍,奔向了那个宿舍的队伍。

好在很快我们宿舍的舍友就回学校了。

后来的我想着一雪前耻,就经常坐公交来市区逛。只是我们宿舍的人很少再来泉州市区了,也是,确实挺远的。刚开始确实是想熟悉这些路的,后来则是爱上了逛泉州的街巷。

从陌生到熟悉的滋味,很奇妙。

像是认识一个人,从打招呼到成为闺蜜,从脸蛋到内核,全方位地了解并爱上了这个人,这条街巷,这座城。

现在的我,本科毕业4年了,迈入了人生的新阶段,成为一名合格的打工仔。

这些年探寻的点点滴滴我还记得,搭着公交车摇啊摇,摇到了市区,下车后迎接我的是泉州的美食和红砖古厝。

去中山路,去吃糯米铺的芒果糯米糍;去承天寺,这个可不是《承天寺夜游》里写的承天寺,不过也别有一番特色。去年为了参加“印象泉州”视频大赛,我扛着支架一个人去了承天寺拍素材,路过的行人纷纷侧过头望向我,我刚开始还有些尴尬,后来则沉浸于古香古色的环境中。古刹是那样静谧,每次踏入都让我浮躁许久的心平静下来。

……

街巷,从陌生到渐渐熟悉,一直见证着我的成长。而我也因为多次探寻,爱上了泉州这座城市的内核——

这座城,这些事,这些人。



■马延灯

总有一些旧时光,一提起来,心头就热乎乎的。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片段,总能化作一脉绵长的暖意,暖了岁月,也柔了流年。而我心底最真切的那份暖意,便与一汪汤泉紧紧相连。

刚工作那年,我被分配到乡村小学任教。村子依山傍水,藏着大自然赠予的得天独厚的地下温泉,当地人亲切地称作“汤泉”。泉水天然成池,不事雕琢,温润澄澈,池边还生着几丛不知名的野草,风过处簌簌作响,是乡村人共享的天赐福祉。

那时的日子清简而充实,白日里备课、授课,与孩子们相伴,疲惫却同样踏实。每到傍晚,我们一众年轻教师便会结伴走向那方汤池。我们缓缓踏入温热的泉水,清泉漫过周身,四肢渐渐被温润的暖意包裹,白日里的疲惫与辛劳,都在这袅袅的水汽中悄然消散。池边草木清香,偶尔有晚归的村民路过,笑着打声招呼,简单的快乐,便静静地藏在这一池温热里。

那段与汤泉相伴的时光,不过

短短数年。后来我便离开了那所小学,也匆匆告别了那方熟悉的汤泉。可即便一别近三十载,当年的青春模样仍历历在目,那汪热气氤氲的汤泉,那份泡汤时的松弛与欢喜,却从未在记忆里淡去,反倒愈发清晰,成了我心底最柔软的惦念。

一个周日的清晨,手机屏幕亮起,好友的电话如约而至,言语间满是藏不住的热情。他说自家新挖了一口井,循着泉眼的踪迹,竟引出了纯正的汤泉水,还专门将泉水引入院中,装修了几间干净舒适的专属浴池,邀我前去重温旧趣。

听闻此言,我心头瞬间泛起久违的雅兴。尘封多年的回忆被轻轻唤醒,那熟悉的暖意仿佛扑面而来,我当即欣然赴约,只想再触摸一回记忆里的汤泉,感受那份久违的温热。

我驱车抵达好友家,小院干净雅致,透着乡村特有的清爽。院角的新井旁设备齐全,水泵轻轻运转,清冽温热的汤泉水被源源不断地抽入室内浴池。浴池整洁私密,与当年众人共用的露天汤池截然

不同,却同样水汽氤氲,温润宜人。

此情此景,让人不由得想即刻沉浸其中。我缓缓浸入水中,熟悉的暖意瞬间包裹全身。泉水滑润细腻,触感与记忆中的分毫不差,仿佛三十载光阴未曾流转。泡在暖暖的汤泉里,往事与现实在袅袅水汽中交织。当年在乡村任教的日子,简单而纯粹。集体汤池里,我们聊教学趣事,说生活琐碎,那些欢声笑语,至今想来依旧温暖。

我们在汤池里分享着乡野的甜意,日子慢得像泉水里缓缓升腾的热气。那时的汤泉,是乡村人共有的暖意,是烟火日子里最实在的慰藉,承载着乡村人的日常与欢喜。如今的汤泉,从集体共享的馈赠走进寻常百姓家,让这份温润融进了柴米油盐的琐碎里,成了乡村家庭平淡日子里的“小确幸”。汤泉的模样变了,可那份浸润人心的暖,却一点没变。

短短数年的相伴时光,因这汪汤泉而格外鲜活;近三十载的岁月流转,也因这一场汤泉重逢,变得温柔而厚重。

我起身离开时,周身的暖意未散,心中满是安然。一汪汤泉,藏着一份沉甸甸的乡情,也珍藏了我年少时的青春韶华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